

戰國無賴

井上靖 / 著
劉惠楨 / 譯

小說歷史①⑦

戰國無賴

井上靖

著／劉惠禎

譯

 遠流出版公司

小說歷史①⑦

戰國無賴

作者／井 上 靖

譯 者／劉 惠 禎

責任編輯／游 奇 惠

發行人／王 榮 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五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1990 (民 79) 年 4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20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小說歷史

出版緣起

王榮文

歷史小說是以歷史事件和人物爲素材，尋求它的史實，補足它的空隙，編織而成的小說。

透過具有歷史識見和文學技巧的歷史小說作家，枯燥的史料被描摹成了動人的筆墨。我們看到人物在歷史的舞臺上鮮活過來，栩栩如生；我們也看到事件在歷史的銀幕上鉅細靡遺，歷歷如繪。讀者所期盼的歷史知識和小說趣味都因此而達成了。

歷史小說的寫法彈性甚大。從服膺歷史的真實、反對杜撰、史料的選擇和運用一再審慎考慮而趨近史家考證的一派，到僅僅披上歷史的外衣而以主題濃厚、節奏明快見長的這一派，歷史小說的範圍可以說十分遼闊。但大體上，它包含了歷史的真實和文學的真實，而以小說的形式呈獻在讀者的面前，構成既在歷史之中，又在歷史之外的微妙境界。

我國的歷史小說，是有長遠傳統的，《三國演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胡適認為它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它的魔力。

在近代日本，從儘其可能達到歷史境界的明治時代文豪森鷗外到近年來大眾文學傾向濃厚的司馬遼太郎、井上靖、黑岩重吾等，真可說是名家輩出，這其中還包括了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吉川英治、山岡莊八、新田次郎……等大家。而歷史小說的興盛至於蔚為風氣也給讀者大眾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歷史小說的深遠影響，它的出版便成了極具意義之事。數年前，我們曾經出版了一套包含《三國演義》在內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如今，我們在出版歷史讀物（柏楊版資治通鑑）和小說讀物（小說館）的同時，再接再厲，策劃出版一系列的「小說歷史」，這一次，我們企圖以日本的歷史小說為主，更廣泛地為讀者蒐羅精采動人的歷史小說。

我們期望採取一個寬廣的態度，與讀者一起從小說出發，追尋它與歷史結合的趣味。

目次

失陷前夕	九
逃命	二五
新戰場	四一
伏豬風	五七
比良	七三
回聲	八九
龍捲風	一〇三
將軍頭	一三三
夏草	一四九
篝火	一六五
漩渦 I	一八一
漩渦 II	一九七
船祭 I	二二三

船祭Ⅱ

二二九

螢火蟲

二四五

竹生島Ⅰ

二六一

竹生島Ⅱ

二七七

月明

二九三

丹波

三〇九

箭書

三三一

山白竹

三四七

一年容易又秋天

三六三

湖面

三七九

孤島

三九七

風雲

四一三

喊聲

四三一

戰國的風

四四七

戰國無賴

失陷前夕

一

天正元年（一五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申時（下午四點—五點），突地下起一陣滂沱大雨。大雨掠過江北山野，然後呼嘯而去。

儘管雨已停了多時，但從小谷城的望樓遠眺琵琶湖湖面，仍是一片模糊。只有城四周的平原和零星散佈其中的幾座小丘恢復了本色似的，沐浴在從烏雲層裏穿出的夕陽光裏，彷彿小小的光粒子集合體一般閃耀著美麗的光芒。

按理說，織田敵軍的本營應該就在座落於城的正南方的姬御前山裏才是，然而這時卻只能悄悄地從仲秋那已有八分變色的樹叢間窺見幾十支旌旗而已，一點兒人聲鬼影也沒有。

姬御前山西斜面的山麓下，放眼是一片秋草搖曳，倒不知是芒草抑或尾花。那花穗不時地散

發出白色的光芒，整齊劃一地。

今天一天出奇地不曾交戰。而黃昏已然到來。

看上去，立花十郎太對著這黃昏暮色似乎是正看得出神，其實這時的他哪來的這般閒情逸致？在一臉的絡腮鬍裏，他那一對眼珠子一動不動，炯炯發亮。多次的戰役中，當他一心只惦記著敵軍將領的首級，一面避開四處的小混戰，彷彿避開洶湧的人潮似的，一面朝著插在鎧甲上那格外醒目的小旗子挺進時，也正是這種眼神，當兵馬雜沓，混戰方興未艾之時，十郎太就以這熱切的眼神去物色他心目中有頭有臉的敵將，好用來邀功求名。

一會兒，盯著某處一動不動的眼珠子終於轉移了目標。乍看之下，四周確是一片靜寂，然而就在這靜寂之中，織田的大軍早已將形同空城的這座小谷城層層包圍住了，就連螞蟻也只有望城興嘆的份兒。要想逃出城去談何容易？除了趁著黑夜，從細網的網眼裏擠出去之外，別無他法。但無論如何，十郎太決心要逃命。幹什麼要大義凜然地在這座芝麻一般大小的城裏從容就死？再怎麼說，也不是爲了求得一死才當上武士、才投効淺井的。反正無論如何，非得活下去不可！

已經過了半個多時辰了罷？十郎太利用在城樓上看守的當兒，神經質地細細尋找、研究一條生路，一條能讓自己唯一的這條命平安無事地延續到琵琶湖畔，絕不至於中途遭人阻攔截斷的生路。儘管他那張臉看來如此神勇。

要走的話，就是今天晚上。不過，和談倒也未必沒有希望。今天一天之所以不會動過干戈，準是因為敵我雙方正在進行某種談判。和談一旦成立，戰爭就此結束，自然就不需要逃離此地，將過去大大小小的戰功付諸流水了。

可是，萬一這線希望斷了，仗還要繼續打下去的話，這座城可就危在旦夕了。萬一敵軍一鼓作氣，長驅直入，別說是三天，驚慌之餘，就連一天都不保。這麼看來，今晚還是非得逃命不可。這裏到底是死守不得的，何以見得？因為事實上這座城早已半身不遂了。早在三天前，城主長政所在的內城和長政父親久政所在的外城之間的中城就已經失陷了。

當時鎮守中城的幾個大將淺井政澄、三田村國定、大野木秀俊等人向敵方告降，將敵軍引進城裏。因此，以今天的情勢看來，是絕無可能關起城門來再慢慢伺機行動的。

「看著一國滅亡，實在是太快了。真是沒意思哩！」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走上城樓來的鏡彌平次突然開口說道。

「從亮政到現在也不過三代，淺井家大概就這麼完了。想逃的今天夜裏就會逃了吧？」

自己的心思全給看穿了。十郎太大吃了一驚，只瞪著彌平次。當彌平次舞著帶穗的長矛時，總是面無表情。或者本來有表情的，不過他滿臉的痘子和筆直地劃在臉上的刀疤足以把任何的內心意念從臉上抹去。自然，現在的彌平次也是面無表情。十郎太對這個腮鬚已然半白的中年武士時

常感到有些畏懼，不知道在高強的武藝背後，他究竟在想些什麼。

「你準備決一死戰麼？」十郎太問道。

「是呀！人該要擇地就死的。」

說著，彌平次目光銳利地瞪著十郎太。

「我才不逃呢！」

說罷，彌平次又啞著嗓子，用一種怪異的笑聲對著十郎太大笑。

這時，湖面已經漸漸清澈，一大群不知名的小鳥彷彿塵土一般從南向北飛揚了起來。

「總而言之，今年的秋天大概會很冷清吧！」

話一說完，彌平次又肆無忌憚地發出詭異的笑聲，跟著步下城樓。

一一

天黑之後，城裏就盛傳早在巳時（上午十時—十一時）時，不破河內守便以織田敵軍使者的身份進內城來了。就連使者帶來的講和內容都被傳得活靈活現的。——信長（譯注：指織田信長）對長政既往不究。他了解當初長政是基於對越前的朝倉氏的一番道義才和他作對的，現在朝倉氏既已滅亡，相信長政應不至於存心和他頑抗才是。兩家說來原本就是姻親，只要長政肯打開城門，他一定會

善待長政。——據說使者大致是這麼說的。

不知從哪兒開始傳開，不一會兒工夫這個謠言便已傳遍整座城了。在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武士們心裏，這話兒自然起了微妙的作用。任誰的表情都豁然開朗，大夥兒不約而同地都覺得這不啻是爲空氣凝重陰鬱的內城帶來了一線曙光。

大夥兒並不當它是個謠言，一致相信這是個事實。因爲城主長政的夫人阿市是信長的妹妹，算起來信長和長政正是妻舅妹婿的關係，兩家本就沒有理由起衝突。一如謠言所說的，長政之所以向信長宣戰，就是因爲信長沒有事先知會他，便起兵攻打和淺井家素來友好的朝倉氏之故。而後，由於長政的父親久政那不辨天下形勢、堅持道義至上的老式想法，這才不顧長政的反對，使兩家爭戰迄今。

當然，久政萬萬沒有料到，只在這麼短短的時日，信長就逼得他們幾乎無路可走。姉川一戰時，淺井和朝倉的聯軍潰不成軍，當時一度達成和議，沒想到在那之後兩、三年之間他們的領土便一寸寸地遭到織田敵軍的蠶食，最後就連唯一的倚靠朝倉家也滅亡了，淺井家於是立刻淪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因此，信長派使者進內城一事，也就意味著這是小谷城最後一次能免於被夷爲平地的機會了。秋天的日頭落得很快。當城裏籠罩著一片夕靄時，從中央城樓下的倉庫裏，幾個裝有名酒的

酒桶被扛了出來，跟著被扛到城裏的廣場。其餘的酒桶則分送到各個城樓給武士們喝，倒也像是印證了這個謠言。

自然而然地，城裏到處充斥著和議成立了似的樂觀氣氛。大夥兒都覺得這麼一來，不論是小谷城或是自己的性命都得救了。而連日爭戰直到昨天為止的疲累，竟使得武士們出奇地不勝酒力。不多時，從各個城樓裏便傳出了圍桌喝酒的武士粗獷的歌聲。

你管淺井叫茶點

豆飯茶點粗茶點

我說信長橋下龜

才要探頭卻又縮

才要探頭卻又縮

真敢探頭我就捉

一群人引吭高唱著這首歌。去年夏天，當兩軍在大岳城相持不下時，織田那一方的年輕武士居然唱出「淺井國呀是小國，好茶點呀早茶點」這樣的歌詞來揶揄小谷城之小，於是淺井這一方

也不甘示弱，當時便以這首歌回敬敵軍。

當歌聲傳來時，城裏的人真是百感交集。大夥兒儘管嘴上不說，心裏可都覺得，若是一年前，這小谷城是還有些資格唱這首歌的，可是就在這一年之間，兵敗如山倒，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主子陷入一蹶不振的悲運。

但無論如何，年輕的武士們都樂觀地推測爭戰到今天就會告一段落了，這使得他們顯得有些異乎尋常地興高采烈。

一個受了刀傷癱著腿的武士，就著一身盛甲，用矛當手杖胡亂地跳起舞來。對面另一個年輕的武士則坐在首級匣上唱歌。篝火時亮時暗，武士的臉看上去便時而如花一般俊美嫣紅，時而又如忍受著瀕死的苦痛一般蒼白。他的聲音淹沒在四周的嘈雜喧囂中，因此他那僵硬嚴肅的表情更讓人對他產生兩種迥然不同的觀感。

漫無秩序、杯盤狼藉的酒席就這麼持續了好一會兒，然而第二個謠言立刻讓這些武士從醉酒中清醒過來。這謠言來勢汹汹、毫不留情。

說是在明天拂曉前，夫人阿市和三位年幼的公主將被送到織田那一邊。之後兩軍便決一死戰。消息傳來，武士們心下均爲之一凜。而同時，城裏也傳達了一項命令：爲了明天的大戰，要大夥兒快快休息，不過，今晚宴開終宵，精神好的人亦無妨徹夜暢飲。

但卻沒有人休息。

酒宴仍然照舊。一時之間大夥兒全靜默下來，只有篝火的聲音在黑暗中畢畢剝剝地燒著。最後，席上慢慢地哄鬧起來，彷彿即將發生暴動似的，和適才有若天淵之別。

就連人們的臉色也變了。每一張膚色泛黑的臉非但油光光地，而且兩眼發直，醜陋的嘴邊不知在叫罵、咕噥些什麼。

在南北邊的城樓下，脇坂八左衛門的部下十多個武士正聚在一起喝酒。坐在正中央的鏡彌平次要身旁的武士用大杓子給大酒杯注滿酒，跟著欠身捧起酒杯，湊近臉龐，咕嚕咕嚕地兩三口便喝乾了它。仰著臉，他讓酒杯蓋在臉上好一會，這才從容地垂下頭，不料卻猛然嘎地發出一種好似夜鳥的叫聲，一瞬間，將酒杯擲向遠處。酒杯從廣場上四處圍坐的武士們頭上飛過，不久，遠處傳來了兩物碰擊、碎片四散的聲音。

「你不要和小谷城共生死？想逃的話現在就得逃。快說！」

彌平次厲聲質問。那張滿是痘子和刀傷的臉看似鬼神一般。許是酒從臉上滲了出來罷，看上去像是到處都淌著血。

彌平次的視線釘牢了似的，直射向立花十郎太。

「我本來就打算死在這兒的。」